



吴越佛教

杭州佛学

第八卷



吴越佛土



杭州佛学院

编

第八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越佛教. 第8卷/杭州佛学院编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5108-2188-2

I. ①吴… II. ①杭… III. ①佛教史—研究—华东地区—文集 IV. ①B949. 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4337 号

吴越佛教(第八卷)

作 者 杭州佛学院 编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[www. jiuzhoupress. 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 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
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39. 5
字 数 96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188-2
定 价 88. 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前言

吴越地处东南沿海,早在春秋、战国时期其造船业就处于太平洋地区的领先地位,这里的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去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,这里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之一。吴越地区自古就与朝鲜、日本以及沿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东南亚、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。从佛教史的角度看,吴越佛教历来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,在两晋、隋唐、五代钱氏吴越国,尤其是两宋时期,吴越地区与海外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;而吴越佛教本身亦从这种文化交流中受惠匪浅。

纵观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的历程,我们认为有如下特点:

第一,吴越地区是中国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之一,“吴越佛教”本身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;

第二,隋唐时期,佛教又由吴越地区东传朝鲜、日本,吴越地区是日本佛教天台宗、禅宗、净土宗的祖庭所在。

第三,在宋元以后,吴越地区与东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,可谓代代相传,至今不绝;

第四,历史上,吴越地区的佛教文化不仅发达与繁荣,而且在长期的传承以及与其他思想文化形态的互动中,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,并且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有鉴于此,杭州市佛教协会、杭州市宗教研究会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、杭州佛学院共同商定,将2012年10月20日至22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的第十届吴越佛教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“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”。

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07篇,出席专家学者达112人。论文涉及的内容有:

1. 吴越佛教与日本文化交流。
2. 吴越佛教与高丽国文化交流。
3. 吴越佛教与东南亚、南亚地区文化交流。
4. 吴越佛教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、重大事件探讨。
5. 吴越佛教的相关研究。

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。出席人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:一是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;二是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专家。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、故宫博物院、敦煌研究院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、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山东大学、上海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苏州大学、厦门大学、暨南大学、深圳大学、郑州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兰州大学、新疆师范大学、

辽宁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,以及佛学院、佛教相关的研究单位。

现将本次会议论文稿汇集出版。这些论文从多种角度、多个层面,探隐索微,审旧掘新,探讨了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,包括吴越佛教与日本佛教研究,吴越佛教与海东佛教研究,吴越佛教与东南亚佛教研究,吴越佛教的相关研究。这些论文有独到的见解,富有新意或对某些问题有较深刻的分析,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;并且结构严谨,逻辑缜密,论述层次清晰,文字流畅。

论文集的出版,有助于加强人们对吴越佛教的全面认识,有助于加深对吴越佛教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,有助于总结吴越佛教对域外佛教的影响,从而为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。

杭州佛学院

2013年5月

目 录

- 1 林观潮：明末杭籍僧人逸然性融渡日弘法事迹略考
- 15 江 静：日僧无象静照在华行迹考
- 23 王心喜：五代钱氏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
——兼说吴越国与日本佛教交往的年次及特点
- 31 薛正昌：钱氏家族与吴越佛教
- 38 林士民：吴越国时期的明州佛教
- 43 秦 瑜：高丽僧义通与天台佛教在四明的开展
- 50 李海涛：吴越与高丽的佛教交流使者——谛观
- 55 周祝英：宋代吴越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
- 61 明 杰：浅论中国佛教对日本国文化影响
- 66 释道运：三论宗在吴越的建立及其向朝日的传播
- 75 杨文斌：杨仁山与日本佛教的纠葛
- 83 黄公元：永明延寿的高丽弟子及其对海东佛教的深远影响
- 91 许红霞：与虚堂智愚禅师相关联的宋末中日佛教文化交流
- 98 杨古城：明代浙东僧使外交与中日文化交流
- 105 胡丕阳：元明浙东佛教的对日交流
- 113 冯 超：越南曹洞宗的江南禅系源流与 17—18 世纪中越佛教交流
- 119 孔维丽：太虚大师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
- 123 宋 宇：近代吴越佛教对日之交流与居士之关系
- 130 郭燕冰：吴越佛教之南传——云栖株宏的衣钵
- 134 袁 澍：吴越佛教与越南佛教文化交流探析
- 141 张庆松：云南鸡足山禅宗与吴越佛教的渊源及交流
- 148 叶宪允：杭州元代著名高僧中峰明本与高丽王王璋
- 155 鲁锦寰、王爱平：从集外的数件信札看弘一法师由吴越到闽中的弘
法活动
- 159 陈 坚：天台学及天台宗在日韩的传播
- 167 闫彬彬：天台宗与日本国文化交流
- 172 张云江：羲寂法师生平及宋初海外求取天台教籍事迹略考

- 179 释宽愿：略论天台宗与朝鲜半岛佛教文化的互动
- 185 郭绍林：日本学者研究隋唐佛教的两则错误说法
- 188 谢俊美：吴越佛教与高丽王朝交流的缩影
——从《高丽灵通禅师碑》帖说起
- 193 佛智：关于朝鲜半岛与我国吴越地区佛教交流的梳理
- 198 徐作生：吴越佛教与太平洋中部地区华人信仰认同
——檀香山观音菩萨信仰活动勘访
- 207 古小松：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
——兼谈东吴时期的交州佛教
- 216 杨古城、曹厚德：吴越明州与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
- 222 乐承耀：宋代宁波与日本的佛教交往
- 234 胡国强：吴越地区对中国早期佛像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
——介绍两件故宫博物院藏佛教文物
- 239 董甲河：如净和尚与日本道元禅师的坐禅之道
- 244 尚永琪：裔然入宋与旃檀瑞像东传日本
- 247 许淳熙：圆瑛大师与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
- 250 刘 闯：引进来与走出去
——论五代时期吴越国住入和迁出高僧的文化贡献
- 261 杨来铺：大明寺僧鉴真带入日本的“唐风”对日本传统建筑样式的深刻影响
- 266 刘闻攀：从天台宗的中兴及其在高丽的开创看吴越佛教与高丽的交流
- 271 杨海潮：从传法和求法活动看早期吴越佛教
- 280 庄明军：佛教文化南来说与北来说
——兼述青州与吴越地区佛教文化的关系
- 292 李守爱：入宋高僧裔然之文化交流事迹
- 303 张家成、楼筱环：一山一宁与元代中日佛教友好往来
- 309 杜寒风：略说天童正觉及《宏智禅师广录》
- 313 王国华：醒颠瞑而朗长夜
——从《竹窗随笔》看莲池大师的修学思想
- 319 蒋海怒：论章炳麟佛学三变
- 328 施 剑：论中国佛教史记忆中的慧能生平
- 336 李万进：试析南溪道隆的禅法思想——以《坐禅论》为例
- 346 华 强：论章太炎的佛学观及其对吴越佛学文化传播的贡献
- 352 赵慧峰：章太炎与吴越佛学

- 359 陆晚霞：智觉禅师永明延寿与日本文学
——以佛教说话集《沙石集》吸收的延寿著作为例
- 365 李强（黎羌）：江南佛教禅宗诗文戏乐东渐考论
- 378 罗佩玲、胡元翰：马来西亚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渊源
- 384 王 彬：借鉴与振兴
——以太虚法师佛教国际化实践中的锡兰因素为中心
- 395 释阿难：《论事》中“无知论”的问题
——以上座部对东方住部批判为核心
- 406 王书庆、卢秀文：吴越地区早期的佛舍利信仰
- 414 伦玉敏：吴越佛教与中国民俗信仰的互动
——以灵隐寺和济公信仰的形成演变为为中心的考察
- 421 黄剑华：略论早期佛教图像的传播
- 439 张 勇：义乌双林寺轮藏传播东瀛考
——以明宋濂有关记载为研究基础
- 445 石云涛：六朝时期的海上交通与佛教东传
- 460 余 雷：唐黄檗禅师与黄檗宗及对日禅宗文化之影响
- 467 伍先林：宗杲对默照禅的批判及日本道元对看话禅的反批判
- 474 郁龙余：《文心雕龙》与中印文化交流
- 481 王 颀：碑撰集贤
——《重建海宁禅寺碑》与元代太仓
- 490 高致宇、苏金成：杭州飞来峰佛教造像的研究现状分析
- 495 胡志宏：从佛到儒
——传教士接近中国士人的途径
- 501 马 德：敦煌与天台的佛缘
- 505 释法音：论长水子璿的佛教思想
——与唐代圭峰宗密的思想的渊源关系
- 514 胡同庆：试探佛教理想世界中的衣食住行
- 521 By Dr. Phramaha Suthit Oboun: Mahayana Buddhism in Thailand
- 529 By Dr. Sudarat Bantaokul: Mahayana Buddhism as a Course Subject of
Higher Education in Thailand
- 533 孙 鹏：对佛教“神通”理论的多学科解读
- 541 梅良勇、林于良：吴越佛教在历史上的地位研究
- 546 定 源：国家图书馆藏《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》
——永明延寿传记新资料
- 560 施存龙：“海上丝路”和京甬大运河与吴越佛教海外传播（东吴至唐代篇）

- 568 周 慧：【Z012】《放光般若经》卷第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学品》第十、《摩诃般若波罗蜜本无品》第十一校录整理
- 577 黄 征：《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》是敦煌佛典整理的一个模式
- 583 心 悟：宝云义通佛学思想窥测
- 590 萧基平：《佛法正轮》录校
- 606 释行愿：雁荡山僧的足迹
——竺摩法师与马来西亚佛教
- 612 海 慧：论达摩的禅法
- 617 耿 昇：儒家文化与佛教之间的“礼仪之争”
- 622 邱高兴：关于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探讨
——第十届吴越佛教暨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

明末杭籍僧人逸然性融渡日弘法事迹略考

厦门大学 林观潮

一、逸然性融生平概略

逸然性融(1601—1668)是明末东渡日本弘法的杭州籍僧人,擅长绘画,被尊为长崎汉画的开祖。^①

逸然禅师出身于明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李氏。明崇祯十四年(1644,日本宽永十八年),作为贸易商人而东渡日本,到达长崎。不久,在长崎兴福寺师从住持默子如定(1597—1657),落发为僧。^②

日本宽永十九年(1645,南明弘光元年),因默子如定退隐,逸然继任兴福寺住持。日本承应元年(1652,南明永历六年)四月,逸然联合长崎唐人发起邀请当时高僧,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住持隐元隆琦(1592—1673)东渡弘法,先后四次派出使者。日本承应三年(1654,南明永历八年)七月,隐元禅师到达长崎,入住兴福寺。

此后逸然团结长崎唐人,鼎力支持隐元弘法。隐元住持长崎兴福寺、长崎崇福寺、摄州慈云山普门福元禅寺(今大阪府高槻市富田町),创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与创立黄檗宗,都得到逸然的辅助。日本宽文七年(1667,清康熙六年)七月,逸然圆寂于长崎兴福寺,享年六十七岁。

二、引领长崎唐人寺院

逸然性融的剃度师默子如定出身于明代江西省建昌府建昌县(今南昌),俗家姓陈,出家于扬州兴禅禅院。崇祯五年(1632,日本宽永九年)东渡日本长崎,入住兴福寺,三年后,继真圆觉(1579—1648)之后,担任长崎兴福寺第二代住持。^③

兴福寺由长崎唐人中长江下游出身者于日本元和九年(1623,明朝天启三年)创建,出身于江西省饶州府浮梁县的真圆觉担任了第一任住持。长江下游出身的唐人来自以南京为交通中心的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,因此兴福寺俗称南京寺。它与另外两座唐寺福济寺、崇

① 汉画,在日语中称为唐绘。

② 《黄檗东渡僧宝传》卷下《逸然性融禅德》。《黄檗东渡僧宝传》,二卷,山本悦心著。日本爱知县黄檗堂,1940年12月。

③ 《黄檗东渡僧宝传》卷下《默子如定禅德》。《黄檗东渡僧宝传》,二卷,山本悦心著。日本爱知县黄檗堂,1940年12月。



日本江户时代长崎唐寺分布图

福寺,并称长崎三福寺,联结起长崎唐人的整体社会。^①

福济寺俗称漳州寺,由福建泉州与漳州两府出身者于日本宽永五年(1628,明朝崇祯元年)创建。崇福寺俗称福州寺,由福建省福州府出身者于日本宽永九年(1632,崇祯五年)创建。建成唐寺的各地唐人,分别从各自出身地招请僧人前来住持。^②

在长崎唐寺中,兴福寺创建最早,因此影响也大。逸然在兴福寺出家,除了佛教信仰的动力,还应该有着为了能够留在长崎的现实考虑。因为当时日本政策,对于僧人的居留比较宽容。逸然的出家,进而住持兴福寺,都得到唐寺其他僧人和唐人檀越的支持。

逸然在后来邀请隐元禅师东渡,首先得到师父默子如定的认可。默子如定与隐元禅师的交往,在隐元东渡之前即已开始。比如,以下一诗,是隐元在东渡之前寄赠默子如定的。

示日本默子禅人^③

偶降阎浮净法身,醒来方识个中人。
瑶花浪接杖头月,紫气光迎劫外春。
一叶生涯分万国,半瓢活计溷微尘。
殷勤珍重长崎主,好向江间细问津。

默子如定(1597—1657)晚年隐居在兴福寺内的幻寄山房。隐元禅师东渡到达长崎之后,

① 参考:1.《长崎土产》廿六页“唐寺”：“唐寺は兴福寺(东明山と号して、元和九癸亥年建、开山唐僧真圆として、南京寺なり)、崇福寺(圣寿山と号して、寛永六己巳年建つ、开山唐僧超然として、福州寺なり)、福济寺(分紫山と号して、寛永五戊辰年建つ、开山唐僧觉悔として、漳州寺なり)之三个寺。”《长崎土产》、文斋信春著、日本弘化四年(1847)刊本。日本爱知県黄檗堂文库藏。2. 宫田安《崇福寺论考》、长崎文献社、1975年8月。3. 宫田安《长崎唐寺の末庵》、京都黄檗山万福寺、1990年11月。

② 在兴福寺、福济寺、崇福寺之后,日本延宝五年(1677,清朝康熙十六年),铁信道胖(1641—1710)创建圣福寺,也是唐人寺院,但影响较小。铁信道胖出生于长崎,父亲陈朴纯,来自明朝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。

③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487页。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,十一卷,共5486页。平久保章编,据江户时代诸刊本而重辑影印。东京开明书院,1979年10月。



默子如定法像(长崎兴福寺存)



逸然性融法像(长崎兴福寺存)

曾前往访问,并吟诗相赠。

游幻寄山房赠默子禅德^①

三登幻寄一秋光,老笔风颠和鸟狂。
聋石听泉弹极乐,更于何处觅西方。

除了传播佛法,默子禅师还把明朝先进的石桥建造技术传入日本。他在长崎主持建造的双拱石桥,保存至今,俗称眼镜桥。明式石桥在日本各地的建造,以此为始。

在逸然性融的出家弟子中,重要的有澄一道亮(1608—1691)。

澄一道亮也出身于杭州府钱塘县,俗家陈氏,少小出家。南明永历七年(1653)六月东渡长崎,入住兴福寺,师从逸然。日本明历二年(1656)二月,逸然前往摄州普门寺(今大阪府高槻市富田町)辅助隐元弘法,澄一因而接任兴福寺住持,从此达三十多年。日本贞享三年(1686)八月退隐,日本元禄四年(1691)四月圆寂于兴福寺内。澄一还擅长医术,培养了多位日本学生,如石原鼎庵、上野玄贞、今井弘济等人。^②

澄一道亮退隐时,让住持于悦峰道章(1655—1734)。悦峰也出身杭州府钱塘县,俗家顾氏,十岁出家。清代康熙二十五年(1686,日本贞享三年)五月东渡到达长崎,入住兴福寺,师从澄一。当年八月接任住持。日本元禄七年(1694)三月,嗣法于隐元法子独湛性莹(1628—1706),为临济宗第三十四传。日本宝永四年(1707)五月,悦峰应请担任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

^①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2794页。

^② 山本悦心《黄檗东渡僧宝传》卷下《澄一道亮禅德》。

第八代住持。^① 悦峰担任京都黄檗山住持,应该也是对同乡先辈逸然性融招请隐元东渡弘法,辅助开创黄檗宗这一功绩的肯定。

三、邀请隐元禅师东渡

逸然性融生平最重要的事迹,是邀请并促成了隐元禅师东渡,并辅助其弘法。

长崎唐寺,即兴福寺、福济寺、崇福寺都从大陆故乡招请僧人前来住持经营。受明末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禅宗兴盛风气的影响,唐寺从最初的招请普通僧人,逐渐偏向于招请具有明确法系传承的杰出僧人。而隐元禅师因其德行声誉,受到唐寺热情的邀请。

隐元禅师出身于明代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林氏,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二月十九日出家于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。崇祯七年(1634)一月,在黄檗山嗣法于费隐通容(1593—1661),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传。崇祯十年(1637)十月,隐元首度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,直至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。南明隆武二年(1646)一月,隐元再住福清黄檗山,直至南明永历八年(1654)五月。隐元前后两次住持黄檗山,达十七年,重兴黄檗山为东南一大禅宗道场。他以黄檗山为弘法中心,培养诸多优秀法子孙,开出了临济宗黄檗派,成为明末禅宗的一位高僧,为时人所敬仰。^②

隐元禅师与浙江缘份甚深。出家后即往浙江参学,长达十年,故其师友多为当时在浙江弘法的禅僧。其间于天启四年(1624)五月,投浙江海盐县金粟山广慧禅寺密云圆悟(1566—1642)会下参禅,经两年刻苦修行,得以大悟,获得密云的认可。后来,南明弘光元年(1644)十月,隐元应请住持浙江省嘉兴府崇德县福严禅寺,直到弘光二年(1645)一月。

东渡日本之前,隐元因其弘法业绩,已在浙江、福建一带享有盛誉,因此成为长崎唐寺选择邀请的对象。

出于提高长崎唐寺整体品格的考虑,作为兴福寺住持,逸然性融联合崇福寺、福济寺的僧俗,发起邀请隐元禅师东渡。当时隐元住持福清县黄檗山,且已过六十高龄。



达摩骑象图(逸然性融画,隐元隆琦赞。绢本着色。神户市立博物馆藏)

① 《悦峰禅师语录》,三卷,京都黄檗山文华殿藏。山本悦心《黄檗东渡僧宝传》卷上《悦峰道章禅师》。

②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。

从南明永历六年(1652,日本承应元年)四月开始,逸然与长崎唐人檀越一起发出请启,先后四次,恳求隐元东渡。针对这些请启,隐元也作有回信。

以下是唐人檀越与逸然性融第一次发出的请启。

众檀越请启,壬辰夏四月初六日船主何素如賚至^①

伏以佛法广开天醒,取生身成立地;宗风扬遍界。阐将大道,救当时物物含灵,还他固有,人人不昧,证我本无。痛念官等生际明区,业占海国。悲夫白发垂头,老将至尔;涕泣红尘眯目,时不待焉。警起有情,兆征无朕。敬闻老和尚正授济上心宗,久踞槩山狮座。行推广夏,名重高真。仰望西来,恳求杯渡。是此独忤将心,共推厥念。敢自告诸弥宇,至复率由上陈。有喜遐迩同心,风云亟起;蓊然海岛,愿效灵山;大展慈光,比降震旦。愧官等不能离境投诚,只尔仰簪叩首。谨附八行,恭投猊座。上供瓣香,不翅熏心。惟愿法驾早临,曷胜瞻仰之至。弟子颍川官兵卫,林仁兵卫,颍川藤左卫门,渤海久兵卫,彭城太兵卫,张立贤,何懋龄,许鼎,程国祥,高应科,王引,何高材,陈明德等,同顿首百拜。

兴福寺逸然请启,壬辰夏四月初六日船主何素如賚至^②

伏以佛自西来,法传东土,洎二千年内,大开震旦心宗,历八万劫中,直启迷途正印。融自年踰不惑,幸切有闻,弃俗皈僧,辟邪就正。俾得一朝补衲扶桑,九首师心大法。爰值鲸波阻绝,海国闻艰,由唐迄宋,稽四百年,未由一接宗风。自旦抵暮,至十二时,无可少亲禅髓。寥寥海若,君民知有自乐之风。浩浩法门,上下曷胜景仰之切。个个不昧皈心,人人自愿作佛。敬闻大和尚五灯正授,溯接临济心宗,一代亲承,独荷天童直指。黄檗山中,顾可传灯,青海岸头,岂无续焰?融至藐孤,惟以创道是怀。人合同心,愿切开天有日。扶桑东际,法雨均沾,和域天中,慈云遍布。兹已诚控镇台,专致悃悃。希驾鳌独驭,以救沈迷。转扶桑为净梵,化黔庶作天亲。不胜哀籲,不胜仰望之至。兴福禅寺弟子性融和南百拜。

针对这第一次邀请,隐元婉言推辞,但并不彻底拒绝。其回信内容如下。

蒙召,本当从命。奈山僧老矣,弗获远应,是所歉也。但最尊者道,至贵惟王,非王无以重其道,非道无以祝其王,故灵山佛法,付嘱国王大臣,良有以也。彼此各土,语言礼节,佛法人情,恐不贯通,而见责于外方,则进退两难矣。昔达摩初祖,观震旦有大乘根器,航海而来,作不请之友,游梁涉魏,机缘不契,面壁九载。使非断臂一接,今宁有佛法烜赫中国,绳绳不断乎。然其中亦有毁之誉之,忌之妒之者,可见行道难于学道,而护法不易请法也。倘因缘出现于此,则龙天相焉,王臣重焉,有召则应,开化一方。即未敢望达摩之来震旦,要非图声名利养而已也。夫悬一祖灯于扶桑,朗耀百千万劫,福国庇民,无穷无尽,诚非细事,他日载之史,曰某朝请某和尚开禅宗之始,可谓君圣臣贤,并传万古。则庶几不负灵山付嘱矣。上人其亦商确之乎。老僧全录、又录、云涛集,意者其亦以

①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585 页。

②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587 页。

上进乎？所惠盛仪等物悉拜登，谢谢。余容晤。黄檗隐元琦老僧手书复上长崎三宝刹均览。^①

逸然接到回信后，领会隐元的言外之意，前往征求当时长崎最高官员长崎奉行的同意，^②继续邀请隐元东渡。随后，发出了第二请启。

第二请启。壬辰八月念七日，寄船主何素如，被海寇掠去。^③

性融孽根倒断，脱俗为僧，挂搭扶桑，罔希至道。是敢奋出一身，直披敬信，至稟长崎镇主，告遍护法同仁，前专启请。承闻法谕，遐天异国，道远心同，顾此大法，或尊信匪专，或忌毁不一，人情有不贯通，语言有不吻合，一时不慎，几微万古，致垂法道，进退何尤之辞，融亦战惊，不胜举措。乃复再稟镇主，恳假尺书，并伸虔至。第曰：日本书法难译，同文以通中国。令融再至传书，勒此上下咸孚，始终敬信之意。今敢再沥丹诚，用陈仰止，远希振锡，足慰皈诚。昔年初祖西来，今日黄檗东渡，事出后先，道同今古。奉此荒絨，附呈不腆，路资百金，香帛八种。恳即戒途，早临一会，至使垂信国书，永传法道。海岳崇瞻，群生引领。不胜瞻临之至。兴福禅寺弟子性融和南百拜。

从第二请启可知，逸然曾经请求长崎奉行亲自写信邀请隐元东渡，但受到奉行婉言拒绝。当时长崎奉行虽然默许逸然招请隐元，但并不参与，只是采取了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。奉行的这种态度，与隐元回信中所希望的日本王臣参与邀请的期待并不一致。因为第二请启在海上遭劫，没有到达福清黄檗山，故而隐元或许并不了解这种情况。

日本承应二年（1653）三月，逸然发出了第三请启，继续恳请隐元东渡。

第三请启，癸巳三月僧自恕贡至^④

性融年踰知命，托足他乡，滥厕僧伦，未闻大法。兹者有心向上，痛作前鞭。客秋再托素如居士上陈书仪，并沥悃诚，敬请法驾东来。詎意途遭寇劫，未识所附书仪，曾得上进否？颙颙属望，不独融切云霓，即镇主二檀，以及举国缁素，竚瞻驾临，激切水火。仰祈垂慈，大展接人本愿，得即赍然命驾。至使僻陋海隅，尽沾法化。何异灵山一会耶？鄙怀遥念，俱属自恕耳闻目见，兹不尽渎。兴福寺弟子性融和南百拜。

在这里，逸然强调说明两位长崎奉行和长崎僧俗都急切等待隐元东渡。至此，隐元才开始转变态度，于当年五月的回信中透露应请之意。

① 隐元墨迹，京都黄檗山藏。《黄檗隐元-隐元禅师御生诞四百年纪念》97页载。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黄檗文化研究所，1992年11月。墨迹收入隐元语录中题为《复书，壬辰秋七月初六日》（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026页），并略去末句“余容晤。黄檗隐元琦老僧手书复上长崎三宝刹均览。”

② 江户时代，长崎是德川幕府的直辖藩，在闭关锁国中是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。奉行是长崎最高权力者，由重臣担任，常设两名。

③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588页。

④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590页。

复书,癸巳五月廿日^①

三月自恕僧持上人书至,益见请法之诚。谁知万里之外,别有知音者。第老僧黄檗公案未了,而诸护法并合山大众苦留,故未能即应为歉。来札谓托足他乡,无闻法音为叹,此诚真切言也。然衲僧家脚跟到处,便是家乡,曷云托足乎?若真法音,吾亦无说,汝亦无闻。故须菩提尊者空岩晏坐,惹得天人献花,所重无说无闻真般若也。灵山老汉四十九年,说未曾说一字,可知般若离文字相。离言说相,本来无物,钻注奚及。试问合岛缁素,何处着眼,何处望霓。于此荐得,可作请法之主。不妨老僧说法已竟,而二檀越动念,已迟八刻矣。其书仪俱未曾见。想海上之壤,非只今日,将恐无有了期。嗟嗟,众生宿业所感,老僧纵有悲愿,无如其何。自恕见闻,未敢据信。特差监寺良者亲造胜地,回日方可决矣。上人果有为道之切,何妨再四珍重。所谓秋水碧天无异色,那怕霜轮不现前。此复。

隐元这时的态度还是很慎重,他不敢轻信逸然使者所说的长崎僧俗的信仰情形,决定派黄檗山监寺良者先期前往长崎考察情况。

日本承应二年(1653)十一月,逸然派出使者古石禅人到达福清黄檗山,向隐元送上第四请启。

第四请启,癸巳冬十一月初三古石上人赍至^②

性融三致投诚,望十二峰之高悬慧日,一心请法,诂八千里之隔岸同风。虽云庸猥匪侔,窃自蠢愚共性,屡作披丹。得蒙老和尚两传法语,一喝当头,播之通国,征闻上下。谁不曰:赤紧婆心,不将我弃,亲承慧命,若可人同。是此一方海域生民翘翘籲首,千秋祖道重光,赫赫烜旦。乃至岛主嘉诚,远疏江府,令音在译,喜出与衷。即日融愿怀一瓣香奔万里道。值以身承主刹,时副周恣之给,心专请法,靡覲出告之艰。专托古石禅兄,熟出闽舆,躬诣檗山,代融前薰心香,傍趋戒道。求老和尚卓锡浚临,祈执事师呼颺劝驾。上可以慰岛主之允成,下有以副群生之望切。振起三百年临济宗风,靖扫八万劫野狐秽迹。禅天海地,尽出弥纶。佛教性宗,用推广化。兹者薄具戒途资费,果币香仪,媿出輶将,用伸虔切。躬于薄海岸头,遥瞻紫气。闽南天际,仰即来仪。临楮叩首,不胜颺望之至。兴福禅寺弟子性融和南百拜。

在这里,逸然特意强调长崎奉行已经把隐元的两次回信上报江户幕府,有意暗示幕府也认可隐元的东渡。隐元相信逸然所说,终于做出东渡决定。

复书,癸巳冬十二月初一日^③

老僧住持黄檗,直指人人本有之宗。上座独踞海门,当闻个个不无之旨。山海虽隔,道契则亲。形影各居,心同奚别。是以教演中夏,融会东鹵。声震西方,岂分南北。一遇当机,迅雷不及掩耳。苟逢作者,未免自纳败阙。益性教相须,质文各至,如日月所临,容

①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591页。

②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593页。

③ 《新纂校订隐元全集》1594页。

光必照矣。迺者古石上人不憚鯨波，負命而至。情意孔殷，錫貺單厚，欲請老僧東渡說法。此誠合國臣民，自求無疆之福，諸位禪人，矢志不昧本來之心。即此一念，直下了徹，淨盡無余，則老僧蚤已到扶桑了也，寧俟呼鰲而駕，然後謂至耶。若果必于棒下，證明無始劫前大事，則萬福不悞烏藤。撐天拄地，駕海梯山，轰轰烈烈，興波作浪，成大勝事。庶東土佛日重光，曇花再現，人人頓領從上來事，是老僧之所願也。書儀謹領，肅此遙復。偈云：杖藜未點迅風馳，正信分明不我欺。自古山高日出晚，何妨海闊浪來遲。離言直截玄中旨，離相頓超格外機。三請法輪能不退，千秋道振在斯時。

南明永曆八年（1654，日本承應三年）五月十日，隱元率領徒眾三十多人，離開福清黃檗山，南下泉州府同安縣中左所（廈門），準備東渡。六月二十一日，於中左所起航東渡，七月五日，抵達長崎港。翌日，逸然率領長崎唐人迎接隱元登岸。當日隱元入住興福寺，即時開堂說法，開始了日本弘法的第一步。^① 隱元入住後，逸然退位為興福寺監院，此後他始終輔助隱元弘法。

四、輔助隱元禪師弘法

隱元渡日之後，先在長崎弘法一年多。日本明歷元年（1655）五月，於住持東明山興福禪寺的同時，受請住持長崎聖壽山崇福禪寺，直至明歷元年（1655）八月離開長崎前往攝州。明歷元年（1655）九月，隱元應請住持攝州慈云山普門福元禪寺（今大阪府高槻市富田町），直至寬文元年（1661）七月。

寬文元年（1661）五月八日，接受德川幕府支持，隱元在京都府宇治郡太和山开辟新寺，命名黃檗山萬福禪寺，以示不忘福清黃檗山萬福禪寺祖庭根源。當年閏八月二十九日，隱元進住京都黃檗山。京都黃檗山的開創，標誌著隱元開出的臨濟宗黃檗派在日本落地生根。日本禪宗新興宗派黃檗宗由此逐步形成。

寬文十三年（1673）四月三日，隱元在京都黃檗山安詳示寂，享年八十二歲。時當國內清康熙十二年。綜其一生，隱元住持中日兩國七所道場，開堂說法近三十年，傳授三壇大戒十六次，培養法嗣二十三位，法孫五十多名，其禪風在中日兩國佛教中具有深廣的影響。隱元示寂前一日，日本後水尾法皇（1596—1860）贈予封號大光普照國師。

在開創京都黃檗山之前，隱元所處的環境並不如預期的那樣順利。而逸然的鼎力輔助，尤其是在經濟上的支持，幫助隱元度過了初期適應日本社會的艱難日子。

隱元東渡當年，日本承應三年（1654）十月，逸然出資刊印《黃檗隱元禪師年譜》。年譜卷末標記：“天運甲午歲孟冬上浣之吉，長崎興福禪寺監院逸然子性融捐刊流通。”^②年譜的流通，排除一些日本僧俗對隱元持有的疑慮，為宣揚隱元德行禪風起了重要作用。關於這個，隱元在寫給年譜編修者，留在大陸的弟子獨耀性日的書信中，欣慰地說：“茲乃外國行道，多所疑惑。故將汝所收錄六十三年前事迹，刊出與天下共知，則群疑頓息，如排雲霧徹見青天，抉翳膜龍蛇自辨，豈小補哉。”^③

① 《普照國師年譜》：“順治十一年甲午。……七月五日晚抵長崎，……次早寺主逸然同檀越請進興福寺，法語五則。即日二鎮主謁見，謙恭致禮，各贈以偈。”《新纂校訂隱元全集》5200 頁。

② 《黃檗隱元禪師年譜》，獨耀性日編，日本承應三年（1654）十月刊本，京都黃檗山藏。

③ 《復獨耀侍者》，《新纂校訂隱元全集》2256 頁。